

碧綠的湖泊

尼 尼 著

北 京 出 版 社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官厅水庫建設工程的小說。書中通过这一偉大水利工程中几个領導人物、先进工作者和广大群众的描写，在我們面前展开了一幅建設工程的宏丽圖景。在这一場与大自然所做的排山倒海的斗争中，作者刻划出很多优秀建設者的形象，并且着重批判了工程中的资产阶级的和保守的思想。由此可以看出，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官厅水庫这样偉大的水利工程才得以胜利地建設成功。

碧綠的湖泊

尼 尼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單麻線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3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850×1168 1/32·印张：7 6/16·插頁：2·字数：172,000

1958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統一書号：10071·302 定价：(6)0.70元

第一章

一九五〇年的初秋。雁門关以北地区的天气已經透着寒涼。田野里的庄稼都收割干淨，塞上的原野更显得辽阔和深远了。

秋天的大地，四下特別安靜，在一望無际的干枯的草地上，一群群白色的綿羊和黑头的花山羊不住地“咩咩”乱叫，放羊姑娘們一陣陣地唱起悠揚动人的小曲。

这里的晴空虽然异常爽朗，可是却时常揚起風沙，小鳥在昏沉的空中鳴叫，仿佛飞翔在濃霧弥漫的海洋里。

一輛灰色的小吉普車，像海上的快艇，从塵沙中奔駛过来，漸漸在一条小河边停住。从車上走下兩個人，那前面的一个体格高大、臉色黑紅、目光炯炯、精神煥發的中年人，身穿旧草綠色軍裝上衣和一条嶄新的藍色制服褲子，头上戴着一頂灰色便帽。他迈着有力的步伐，使人一眼望去就觉得是一个精明强干、意志坚决的人。他是这个專区的專員叶子明。跟他一起的那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中等身材，沒有戴帽子，頭髮也被風吹乱了；穿着黄色卡嘰夾克，手里拿着一卷圖紙，不住地了望着远方。他是剛从省水利局派到这个地区来帮助搞水利工作的工程师蕭礼。

兩個人沿着一條小河走着，風在耳畔刮得呼呼直响。叶子明望着田間的景色，又看看躺在眼前的這條寧靜的小河。這條河雖然不是一條大水，可是在這缺水的荒原上，却又是非常可貴的。

風沙迷住了叶子明的眼睛。他一面用手帕擦着，一面望着他的同伴，他那目光鋒利的雙眼，被風沙吹得磨出淚來了。

“這條河水多麼可貴呀，是多少黃金也買不到的財寶。可惜竟讓它這樣白白地流過去了。”叶子明回過頭來，對着走在他後面的工程師蕭禮說。

“不但是白白流過，而且流到下游常常給兩岸人民造成災害。這條水在這裡看來算不了什麼，可是當它匯合到永定河的時候，一到汛期就成為一條汹涌的暴河了。”蕭禮向前緊走了兩步談着。

“你看，工程師同志，”叶子明指着無邊無際的草原，“在蘇聯，他們正在進行着改造自然的鬥爭，在沙漠地帶开辟了運河，叫那乾燥的地方流來清澈的水源。這樣就改造了大面積的土壤，使得農作物的產量迅速地獲得提高。”他稍停了一下，看看工程師，又接着說：“蕭禮同志，我們也來開展一個向自然的鬥爭吧，改變改變這一帶的荒涼面貌。”

“是呀。我們在這裡開挖灌溉渠，就是向大自然鬥爭的開始。聽說中央很重視治理永定河，北京的很多水利專家也正在研究制訂根治永定河的方案。我們先在上游治理一下永定河的支流也很好。”蕭禮停下腳來向叶子明介紹。

叶子明點點頭笑了笑說：“我在省里開會時也曾聽說過治理永定河的事情。蕭禮同志，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在永定河沿岸打了几年的游擊戰，永定河可真是一條怪河呀，發起水來像一條無韁的野馬，治起來是一項很大的工程嘍！”

“那确是个很大的工程，比如說必需在官厅山峽修建大型水庫，加上上游的水土保持，才能够把永定河管制起来。”

叶子明听着很是高兴，拍着双手說：“那太好了！官厅是十分險要的地方，兩岸崇山峻嶺，在那兒搞水庫再好沒有了！”他說着回忆起过去，停了停，像是自言自語地說：“永定河呀永定河，过去多年来响着連天的炮火，然而現在要在那里进行建設了。蕭礼同志，我是很怀念永定河的呀！”

蕭礼見叶子明越說越兴奋起来，便說：“叶專員，过去你在那里战斗过，如果要再到那里去搞水利工程，可是太有意思了！”

叶子明兴致勃勃地說：“听說什么时候开工嗎？”

“还没有确定，大概時間不会長了。”

“好。那么我們先来治理永定河这条支流吧。將來如果有机会，我們再一起去搞搞大工程好不好？”

蕭礼也高兴地笑起来說：“那太好了。我一定跟叶專員一起去。”

“好哇，蕭礼同志。我們国家剛剛解放不久，可是一个个的大的建設工程都要开始了！”

蕭礼点点头，順手从制服的左袋里取出一支紅藍鉛筆，指着圖紙对叶子明講道：

“从我們脚下向河灣开始，一連向下修通五条灌溉渠。如果这个工程完成了，就会有三个县的土地得到灌溉。一兩年后，現在这些草地、沙灘和干旱的草原，就会变成千万亩水田了；那时候再也不必年年担心干旱；也不会只長些矮矮的蕎麦、莜麦和山药蛋，而是要出产大量的小麦和水稻了。”

叶子明看着这五条河的灌溉总圖，心里感到一陣愉快。他从工程师手里取过鉛筆，敲着圖紙說：

“这个計劃不只是領導同意，我想這幾個縣的千千萬萬人民更會有說不出的高興。如果我們的計劃變成現實，在我們眼前會呈現出什麼景象呢！”他含着笑面對蕭禮，等待他的回答。

年青的工程師想了一想說：“那時候，荒地上一一定長出了茂盛的莊稼，人民還要慶賀勞動帶來的幸福呢。”

叶子明點着頭，像開玩笑似地說：“勞動是無止境的，幸福也從來不會滿足。來——”他彎下腰學着工程師的姿勢，用鉛筆在圖紙上輕輕地划着，“我們可以這樣說，到那時候真是稻谷香，小麥黃！如果我們再在這几道渠道中間的窪地里挖上一連串的水塘，養上魚蚌蝦蟹，蘆葦荷菱，那可真是一片美麗的湖光景色了。”

這個建議立時引起了蕭禮的興趣。他連連點頭稱贊說：“這是可能的。湖里如果養上一群鵝鴨，那就更顯得有風趣了。”

“這並不是幻想，不出几年就要變成現實。到那時，這裏的人民會拿出稻米、水鴨、鮮魚、肥蟹來向你這水利工程師致謝。”

兩個人說着都笑了起來。曠野上的風沙在他們的周圍打着呼哨，一陣旋風把圖紙吹翻。叶子明的帽子也被風吹掉了。蕭禮卷着圖紙說：“多麼厲害的塞北風沙呀！”

叶子明緊緊地跑了几步，捉住滾在地上的帽子，拍打着沙土。

“討厭也好，批評也好；要想叫風沙改變脾氣，只有向它不懈地鬥爭。”

兩個人并着肩，向着河邊一面走一面談着；吉普車緊緊跟在他們後面。不大工夫，他們就坐上車子，沿河向下開去了。車子緩緩地行駛在草灘上，叶子明的眼光隨着車身向前移動。這是一片十分空闊的原野，在十里、二十里的地方只能看到三

五戶人家，那些低矮的用黑土筑成的房屋，好像就要被風沙掩埋起来一样。沿着河岸很难發現三兩棵树木。零落的村庄看去也不过是一点一点的小沙丘罢了。

叶子明回到專署办公室的时候，天色已經黑了。他开了灯，心里还在思考着开渠計劃，拿着紅藍鉛笔在全区的大地圖上画来画去；有时摇摇头，有时發出笑声。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叶子明一直在部队里帶兵，他当过支队长，兩年前还是旅的政治委員。大同解放后，上級把他留在雁北这个地区作政权工作。一年多的時間，他从早到晚忙的是各項恢复工作，直到最近才开始考虑到水利建設問題。

叶子明望着大幅的地圖，想来想去，認為开挖全区灌溉渠的計劃是可能的，他就在計劃上面写下自己的意見；并給水利工程师和水利局長打了个电话，請他們立即报請省里批示。

叶子明站起来，吸着一支烟，在屋里走了几步，目光集中到牆上的那幅世界大地圖上。

那張地圖的右上方用紅藍鉛笔画了很多綫条，标明了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正在向着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瘋狂进攻，从那里可以看到朝鮮戰場上的弥天炮火。在他的办公桌上，堆滿成叠的赴朝报名單，無比的热情和坚强的决心都表現在这些單子上。

叶子明也曾几次請求到朝鮮去，但是一直沒有被批准。不久以前，他到省里彙报水利工作計劃，得到领导上的支持。当时省主席曾对他說，中央要在永定河上修建官厅水庫，把这条河流利用起来。并且告訴他有可能調他去参加这个大的水利工程。如今听蕭礼所談，这个工程很快就要开始了。

一想到永定河，叶子明的許多回忆都一齐涌上心头：永定

河兩岸的人民和土地，對他說來是多麼親近熟悉呀！他的愛人就是在那極其殘酷的戰爭年代里埋葬在官廳山峽的南山上的。現在想來，他覺得又是興奮，又是辛酸。

正在這時候，通訊員送來了一份電報。叶子明打開一看，是省里調他到官廳水庫去工作的通知。他一時楞住了，沒有想到省主席上次談的事情這樣迅速地實現了。

官廳水庫是一個偉大的工程，比起剛才他和蕭禮查看的灌溉渠來，不知要大多少倍。叶子明覺得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水利工程，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嚴峻的鍛煉和考驗。

叶子明沒有注意，一個女孩子喊了一聲“爸爸”跑進來了。這是他的女兒曉明，一個天真活潑、愛說愛笑、聰明伶俐的孩子。叶子明急忙過去拉住她的手說：“曉明，你剛下車嗎？爸爸也忘記到車站去接你了。”

“我上次給爸爸寫信就說今天來，可是爸爸怎麼不去接我呢？”曉明仰着臉望着她的父親，跳動着雙腳，和一個天真的小孩子一樣。

叶子明看了看日曆說：“可不是嗎，爸爸本想去接你，可是把日子給忘掉了。你吃過飯了沒有？”

“在車上吃過了。”曉明說着，從旅行袋里拿出一些水果來，“爸爸，您看這蘋果多麼新鮮，就像是剛從樹上摘下來的一樣。”

叶子明接過一個蘋果看了看說：“這是懷來蘋果，永定河南山北山都出產這個。”

曉明拍着手說：“爸爸一猜就猜對了。我特意從懷來買來的。我知道爸爸最喜歡吃永定河兩岸的蘋果。”

叶子明吃着蘋果，心中又想起什麼來，說：“這兩年很少吃這樣的蘋果了，嘗到就使人想起永定河，想起官廳山峽。多麼

可愛呀，山是那麼高，水是那麼急，過去的戰爭多麼激烈，那裏的人民又是多麼勇敢、頑強啊！”

曉明見爸爸的臉色有些激動，她也像想起什麼情事，走過去靠着叶子明說：“爸爸，我們什麼時候再到永定河上去看一看呢？”

叶子明抬頭笑了笑：“爸爸就要回到永定河上去工作了。”

曉明一聽，高興着說：“真的嗎？不要騙我。怎麼又到那裏去工作呢？”

叶子明拉過孩子的手，撫摸着說：“是真的，我也沒想到會回到那裏去工作。”

“爸爸去作什麼工作？”

“最近中央決定在官廳山峽修建水庫，調我到那裏去參加水利建設。”

曉明把小嘴一鼓，說：“爸爸為什麼不早些告訴我？什麼時候走呀？”

“上級剛剛決定要我去，”說着，拿起那封剛收到的電報，“明天就到省里去談工作，估計還得到中央去一趟。”他越談越顯得興奮。

曉明愉快地拉住爸爸的手跳起來，“那真是太好了！爸爸，明天我們一起走吧。”

“你到那裏去呀？”

“看爸爸問的，我不是上次來信說過嗎？我報名參加抗美援朝了，一兩天里也就要出發了。這次是回來看看爸爸的。”

曉明是叶子明的唯一的女兒，剛在高中畢業，她幾次寫志願書，要求參加抗美援朝的工作，現在才被批准。這時她突然感到，爸爸一雙出神的眼睛望着她，剎那間她把頭低下了，輕輕地說：“爸爸，我又想起很多的事情來了。爸爸！……”

叶子明摸着女兒的头，凝神地看着她。她的眼光分外明亮，她的心灵又是多么善良而坚强。她从小就养成了这样的一种性格：她从不願离开自己的亲人，但当环境需要她离开的时候，她却能够立得住，站得稳。現在她眼看着又要离开自己的爸爸了。她那水汪汪的眼睛又在思索什么呢？过了一会，她轉过臉来，亲切地說道：“我是回来征求爸爸的意見的。爸爸您看我的想法对嗎？”

叶子明点点头沒有作声。曉明接着說：“爸爸，母亲牺牲轉眼整整的十年了。想到战争給我們帶來的痛苦，想到保衛祖国的安全，想到祖国的建設，我决心暂时离开爸爸，到朝鮮去抗美援朝。”

“好孩子，你想的很对。我們不久就会把敌人打敗的，那时候爸爸一定在官厅工地上欢迎你。”叶子明用手把曉明的臉托起来，望着女兒笑了。

曉明看着爸爸的臉色漸漸輕松下来，可是她那顆幼稚的心灵，抑止不住地跳躍起来了。她感到爸爸的一切都是那么可亲可爱的，于是就抬起臉問：“爸爸，你在想什么呢？”

“爸爸在想，我仿佛又重新回到長城脚下、永定河边去工作了，那里將要展开一个偉大的宏偉的工程。”

曉明看着父亲，不知怎的，心里又难过起来：“爸爸，我一生也忘不掉永定河，忘不掉官厅山峽，忘不掉过去的一切。如果不是美帝国主义發动侵略战争，我一定跟爸爸一起到永定河去。”

“十年前，我們在那里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你还記得我們住在官厅山峽的大山上吧？我們的队伍、老乡亲，还有你的母亲……那时你还是个不到十岁的孩子……”

曉明想起过去，紅着一双眼睛，扑到父亲怀里，可是她咽

下了眼泪，在父亲的对面坐下来，說：“爸爸，我們不要想这些了。”

“好孩子，珍惜我們的胜利，好好地工作吧。到了部队上，要跟同志們好好团結，服从领导，積極地完成任务。”

“爸爸，我能够办到。”

曉明望着爸爸，从头上一直看到脚底，現在眼看就要离开了。孩子的这颗天真的心不住地跳动着。

“爸爸，明天我同您一齐回到省里去吧，”曉明睜大着眼睛对叶子明說，“您去参加永定河的水庫建設，我也准备去朝鮮前綫。”

这天夜里，叶子明和曉明的心情都兴奋得沒有能够好好地睡去。

第 二 章

永定河是一条無定的河流：当它暴怒的时候，就像凶猛的虎狼，奔騰咆哮地滾流着；可是当它平靜的时候，却又像一只綿羊，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永定河虽說是流着的一条河，但霎时之間，它会变成無数的河流。上游的洪水从兩岸的高山和大谷里，白浪滔天地傾瀉下来。初看的时候，河水还不到半里寬闊，波浪也并不太大；但一轉眼，河水就增加到几倍寬了，滾下来的浪头就像八、九月天空里的流云，呼嘯着拍打着山崖。

每逢这时候，兩岸的高山就显得渺小了。沿岸的一切，都在白茫茫一片大水中飄动起来。几丈高的树木，只剩下一簇簇

的梢头，在浪濤里顫动着。栖在树上的小鳥，也找不到窩巢，拍打着翅膀向高空飞去了。在那渾濁的河心里，大塊的門窗和一些用具，随着浪花一起一落地浮游着；猪羊牲口就像草帽飄在水里，一会就不見了。这無边無际的大水，都向着官厅山峡奔来。它輕蔑地想漫过官厅大峡的群山，但这兩岸的万丈高山却密密層層地把它擋住了。它在大山峡里跳动着，冲击着兩岸的岩石，吼着、滾着，一直向下奔去。

每当洪水呼嘯的时候，住在山峡半山坡上的居民，日日夜夜都不敢睡眠。他們像監視敌人似地警戒着洪水。一旦暴洪突然下来，大人就攙扶着老人和孩子，拚命地向着山頂奔跑。怕洪水会一口把整个的村庄吞食下去。

这条洪水冲出山峡以后，一直漫入到东海岸的一望千里的大平原上，庄稼被淹沒了；村庄像大海中的小島，房屋嘩嘩地倒塌着，人民陷入在洪水的灾难中……。

兩岸的人民，世世代代都盼望着治好这条不宁靜的河流。

一九五〇年的晚秋季节，官厅山峡山坡上的树木都枯黃了。永定河安靜地躺在河槽里，这时候，看来不过只是一道緩緩流着的小溪。在它曾經淹沒过的广大地区里，如今只剩下厚厚的泥土，被太陽晒得卷起魚鱗一样的泥片；被急流冲刷得厉害的地方，堆滿了大小卵形的石子。

在官厅深深的大峡里，緩緩的流水已經显得非常微小，兩岸的山峡更显得特別高大，山谷中的風却不断地吼叫着。

这条連本地老乡們都輕易不到的大峡，突然出現了人影。这两个人影一出現，狡猾的狐狸和野兔子，嗖嗖地搖着尾巴向深山里逃去。山鼠和一些不知名的小动物乱蹦乱跳，眨着小眼睛，用爪子抓抓鼻子和耳朵，像跟人們开玩笑一样。大胆的大尾巴狼，逍遙自在地慢步地走动着。山鴿突然从人們的脚下飞

起，飞向山峡的高空。

两个年青的測量員背着測量器在山峽底下，沿着永定河向下游走去。河水在脚下“嘩嘩”地流着。几十里路看不到一个人影，就連兩三人家的小村也很难尋到。

河槽里充滿了被水冲成的圓圓的小石子，走在上面滑來滑去，非常吃力。測量員擦着汗水，仰着头看看兩岸對峙的高山，太陽只能照着山峽的頂尖；再望望平原上漫無邊際的天空，像一張淡藍色的綢幕。

两个青年人一前一后地走着，不由得唱起“我們工人有力量”的歌來。雖然只有一男一女，但是歌聲在山峽中却發出巨大的迴响，好像整個的山峽里都响起大合唱。兩人不由得大笑起來。群山也跟着他們笑了。那藏在半山腰里成群成對的山鴿，聽到他們的歌聲，騰空而起，在他們的頭頂上飛旋起來。

他們走過大峽，還要向山峽右邊的大山爬去。他們打開地圖看看，必須爬過一座更高的山才能到達目的地。

沒有人煙的深山，很難找出行人的腳印。走在前面的男測量員呂宏義，約莫二十三歲，長長的臉，晒得挺黑，兩只眼睛很有神，高高的個子，看來很健康。這時他看了看這座大山，對身后的史學銘說：

“小史，前面的這座山可真高呀！”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史學銘用手理理前額被風吹亂了的短髮，笑了笑。這是一個很要強的姑娘，身材雖不高，也有些瘦弱，可是在眉眼間却顯示出來有勇氣，有毅力。

“沒有什麼意思。我這個人是最喜歡高山大水的。山越高，水越深，那才越有趣呢。”

史學銘左肩上背着測量的儀器，爬到半山坡已經有些氣喘，這時扶着山坡上的樹枝停了一下，擦擦頭上的汗水說：

“你这话里有话。我觉得里面还有另外的意思。”

吕宏义笑了笑：“话里还有什么意思，你听出来了嗎？”

“好了，团小组长同志，你是鼓励我爬这座高山，怕我經受不住鍛煉，是不是？”她說着也笑起来。

吕宏义也用笑声回答了对方。又接着說：“咱們休息一下
吧。”

“不，咱們爬上山去再休息不好嗎。”她向吕宏义眨了眨眼，
意思是說：請你不要担心我爬不上去吧。

“越是高山頂上才越好玩呢。从这座高山上能望見天安門，
你信不信？”

吕宏义眼看着这个不到二十岁、剛出校門的姑娘，来到野
外工作不久，就能够这样爬山越嶺，一点不感到困难，几次想
替她拿些东西，但是她都沒有答应，却紧跟他一起向上爬去。

“小史，我看这座高山一定沒有人到过，就是牛羊也来不
到。”

“怎見得？”

“你看这滿山坡的青草一点沒有牛羊吃过的痕迹。”

史学銘沒有回答，她指着山坡上的树突然喊起来：

“嗨哟！你看这里还有核桃树呢！”

“哪里？你怎么認識核桃树？”

“你看，山坡上掉下来这么多的核桃都沒有人来撿。”

吕宏义过去撿起几个核桃，用石头砸开，一边吃着，一边
說：“真好吃呀！我們趁这个机会休息一下吧。”

史学銘也把背着的东西放下来，撿着核桃說：“这比买来的
可另有个味道呢。”

“当然喽，大自然为我們准备下的丰富野餐嘛。”

兩人說笑着，撿了不少的核桃，用石头砸开，取出帶來的

干粮一起吃着。吕宏义看看太阳已经快到中午，就说：

“勇敢的姑娘，我们继续征服大山吧，要提前完成今天的任务；晚了，回去的这段山路可实在难走呀。”

史学铭伸了伸臂膀，觉得增加了新的力量，两条腿也显得结实了；那一头短发被微风吹起来，更显得热情而又洒脱。她把仪器提起来背上肩膀说：

“回去的路难走倒是小事，如果完不成任务，耽误了水库的施工，可真是一件大事。”说着就向山上爬去。

山没有路，他们自己开路。如果被草滑倒了，他们就爬起来再走。遇到陡壁，他们就攀着树枝往上爬；荆棘刺破他们的手，扯破他们的衣服，他们也一点不畏惧。遇见更高的地方，就一个人登着另一个人的肩头上，像勇敢的猎人走进深山一样。

他们到达山顶，回头向下一望，那荒凉的山坡上，已经被他们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了。

在沒有爬上这座山峰的时候，只觉得周围的群山都不能和它相比；可是爬到这座山顶，就觉得四下又是连绵不断的高峰了。

两个测量员把东西放在石头上，擦着汗，喘喘气。山顶的凉风吹拂过来，使得他们连忙把毛衣穿上——一件红色和一件蓝色的毛衣，就像开在山间的两朵鲜花。

史学铭望望高山下面的大峡，拍着手说：

“啊呀！你看山涧中的朵朵白云和飞翔的山鸽，都在我们的脚下了。”

“是啊，多么美丽的景致！可惜我们没有一支画笔。”

两个人谈着话，很快地架起仪器，就开始工作了。

天到中午的时候，山顶上的凉风平息了。这万山丛中，更

显得幽靜起来，好像整个宇宙除了鳥語水声以外，一切都沉浸在靜謐之中了。他們两个一声不响，低着头，不停地忙着看机器，作記錄，就連那仪器活动的声音，鉛笔在紙上画圖的响声，甚至那緊張工作时的呼吸都可以清晰地听到。

測量員的任务是測繪水庫交通綫。他們爬起山来是那样勇猛，談起話来又是那样爽朗而活潑，工作起来又非常認真和細心，每一条綫，每一个点，都作得十分精确。

呂宏义的身体虽然很好，可是忙得臉上冒着汗，便取出手絹擦着鼻尖，不停地工作着。半晌，他移动了一下仪器說：“記准确呀，同志，咱們是做着移山倒海的偉大工程呢！”

“嗯。”史学銘应了一声，依然細致地工作着。突然她像是想起了什么似地說：

“咱們的測量不但是为了修水庫，听說鉄道部还要沿着永定河修筑鉄路呢。”

他們只顧緊張地工作，不覺太陽已溜向西山去了。高大群峰遮下一片深沉的陰影，随着一陣陰森的寒風襲来。呂宏义猛然抬起头来看看天色，便把仪器收拾起来，想催促史学銘下山，却见她正用紅漆在一塊直立的石头上写字。走过去看了看，上面写的是：

“一九五〇年十月第一次修建官厅水庫工程測繪
工作人員留念。”

呂宏义見她这样孩子气，不由得笑了起来。他又看着她那种愉快的表情說：

“小史，不过我們的工作可才剛剛开始，比起整个的水庫工程来，簡直太渺小了。”

史学銘急得立起身来，側着头，把兩眼睜得又圓又大，翹起嘴唇，不服气地說：

“工程是偉大的，難道我們這參加工程的就不偉大嗎？沒有千萬條小溪與河流是匯不成大海的。我從心眼里感到我們能夠參加这么大的水利工程是值得驕傲的。哪怕說成驕傲情緒也好。”她把頭一搖，耳前的短髮被甩到腦後去了，真顯得有幾分驕傲的樣兒。

呂宏義已經參加了一年的水利工程，年紀也比史學銘大一些，沒想到自己的一句話會惹起了史學銘這樣一段議論來。但他覺得，這個年青的伙伴，又真誠，又天真，她的話就像一塊清澈的水晶，純潔得沒有一點雜質，不由得還了她一個微笑。

兩個人說笑着，背起東西向山下走去。完成工作後的愉快心情，使他們疲勞的身體感到輕鬆，腳步也隨着快了起來。

山里的气候瞬息萬變。他們工作的时候，天空還是晴朗的，樹枝都紋絲不動；可是轉眼之間，夕陽立刻失去了光輝，大風卷着沙塵騰空而起。對面山上已是一片黃沙，望不見樹影，只听得山峽里像爆發了山洪一樣吼叫起來。樹枝搖曳着，像要从根拔起似的。什麼獸聲鳥叫都听不見了。天地間立刻變得昏暗，太陽的光芒完全隱沒下去。

呂宏義還沒有經歷過長城外這樣的風暴，再加上山高，兩腳就像要被風吹得離開地面，拋到空中去一樣。兩個人緊緊地抓住樹枝，保護着身上背的儀器，掙扎着向山下摸索。他們上山時的路徑早已辨識不清，就連方向也認不出來了，他們只得在昏暗中盲目地走着。

在這樣的大風里，听不見虎狼的叫聲，也听不見河水的音響，整個山嶺里像是什麼都消逝了。兩個年青的測量員咬緊牙關，互相挽着手臂，就這樣，有時还被大風吹得從山坡上滑倒，有時又卷得寸步難行。他們用盡一切力量，不向風暴屈服，心里都在想：如果在這樣的深山里過夜，那真是不堪想像的。